



况味 稻田灯火

| 黄志专

周末雨过天晴，曦光洒满乡村田园，处处金光。一杯茶水过后，我闲来无事，便到家宅附近的田园走走。

不承想，一片稻田绿意盎然，欣欣向荣。映入眼帘之后，一股股惬意之情油然而生。我也随即跨步走近稻田，站在一畦水稻边的田埂上，弯着腰、弓着背，就像小孩那样好奇地端详



着跟前的水稻。只见一丛丛水稻早已开枝散叶，葳蕤壮实。

这时，正值夏至前后，眼前每一株水稻都挺直身子，高昂着头颅，幼嫩的稻粒边，还沾着细碎的白花，那是它们正在抽穗扬花。眼看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，令人顿生愉悦，情不自禁地想起辛弃疾在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这

一句词中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的景象，那一缕缕“稻花”，那一声声“蛙叫”，在心头荡漾开来，曾经目睹过“稻田灯火一片明”的景象再次浮现眼前，把我的思绪引到过往的那段时光深处。

小时候，稻谷抽穗扬花之时，每到夜晚，家家户户都会在稻田中间或是田埂上摆放一个个脸盆，盛着半盆水，水中倒扣一个盆子或放置一块砖头，然后点上一盏“土油灯”。刹那间，火舌迎风猎猎。夜幕稻田，一眼望去，一片灯火通明，映见田园风光，一派旖旎，十分壮观。

我看着，欣赏着，只觉得好看又好玩，却不知是什么原因。我便向父亲抖落出积压心中多时的疑问：“在稻田里点灯，要做什么？”

父亲摸着我的头，和蔼地说：“孩子，那是点灯捉虫。”

“哦？捉虫？”我依然不解。
“是的，点灯捉虫。”父亲耐心地解答，“稻田里有很多稻飞虱、飞蛾等害虫，它们经常在夜间活动，咀嚼水稻，尤其在水稻抽穗扬花、灌浆的时候更是猖狂。它们成群结队，在田园水稻中出没，破坏水稻等农作物。我们就

要灭一灭。怎么灭呢？飞蛾喜欢光线，有趋光性，人们就根据这一特点，给它一点光，让它们……”

父亲讲了这么多，我还是一脸茫然，不知所云。“天底下哪有不怕死的飞虫，竟然自投罗网？”

“不信？”父亲瞟了我一眼，哈哈大笑起来，“明晚，我带你到稻田里去看看。”

翌日晚上，父亲带着我来到稻田边，面对灯火通明处，我定睛一看，果然不出父亲所言，水中躺着一只只飞蛾。面对飞蛾，我顿生怜悯之心，忍不住要哭起来。

后来，再也见不到稻田里亮起灯火了。更多的是，白天农民背着一只喷桶，一手拿着长长的喷管，一手握住摇柄，边走边按压，喷出一股股白雾，四处飘散，洒落在水稻上面，杀死水稻害虫……

往事悠悠，随风飘散而去。但小时候的稻田灯火，依然在我心中点亮。尽管田间那盏灯火早已退出人们的视野，甚至隐没于时光长河中，成为记忆影像，至今回播的视频，依然温暖着我的心，温暖我的一段段岁月。
啊，稻田灯火。



诗意 九都

| 许良才

浪漫的九都，生命的牧场
五月火苗点燃夏天的欢畅
一颗热气球里坐着美丽的姑娘
用鲜艳色彩勾勒一幅山高水长

在这里，时间放慢了脚步
在这里每天适合美好想象
山美湖的水，悄悄涨满了心房
金主村的油菜花含着羞涩绽放

我要挥动翅膀，从高山滑翔
俯瞰这大好河山振兴的模样
接受大地的恩赐，收割梦想的麦芒
勤劳九都人把镰刀磨得闪闪发亮

朋友们来九都，这梦里他乡
坐在草场坐在月下饮酒歌唱
人生的每一次初见，一生的念想
这里春天舍不得走远，兑现向往

九都你好，走在成功彼岸
振兴的汗水发出玛瑙般微光
汇集在一起把日子擦得锃亮
成功故里，幸福变得金黄

小确幸

| 刘春耀

淅淅沥沥下了几天的雨，这个下午突然云销雨霁，彩彻区明，久违的阳光重返大地，炽热中不乏细腻温柔，潮湿的心顿时被烘干，变得晴朗起来。恍然觉得，快乐原来如此简单！

生活中不可能常有大欢喜，只能珍惜那些小确幸。

恼人的南风天终于结束了，不用再整日面对以泪洗面的镜子，大汗淋漓的墙壁，潮湿易滑的地面。大胆打开门窗，放进清新空气；放心清洗地板，转瞬即干即净；走路变得轻快起来，不用小心翼翼，心情也随之轻松愉悦起来。

酷热的天气，桑条无叶土生烟，大汗淋漓地行走在蒸笼般的水泥路面，忽然撞见一树绿荫，迎来一袭凉风，喝到一口凉白开，那种透心的清凉，舒适的感觉，怎一个“爽”字了得。

和几位挚友泡一壶新茶，漫不经心地聊着，天南地北其乐融融，家长里短新闻日知，国家大事国际形势，不在乎聊些什么，只在乎那种可以敞开心扉毫无戒备的放松。

一个人听着音乐漫步于溪畔林间，踩着音乐的节拍，看着自己步数噌噌往上升，名列前茅甚至榜首，占据了许多人的封面；路上邂逅一位精致娉

婷的女子，目不斜视地走过，而后迅速回头偷瞄一眼她那玲珑的身段……

周末不用加班不用送娃，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可以和家人躺在沙发上看着各种肥皂剧，放空脑袋不去思考那些太过沉重或深邃的东西……

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小确幸，跟物质没有多少关系。

微信群里抢到红包几分几角，紧赶慢赶总算没错过最后一趟公交，二宝额头贴着老师奖励的小红花兴奋地向你炫耀，老婆称体重时发现减了一斤的惊喜尖叫，豆腐块的小文章突然出现在某刊某报，持仓多年的股票

总算解了套，感冒了有人提醒你按时吃药，晚归时房间的灯还亮着，伊人等着你还睡，久违的人儿夸你年近半百一点儿不显老……

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小欢喜都足以让你雀跃不已。

曾在一本书看到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们总是期待幸福的到来，思绪永远活在未来。殊不知，幸福就在当下，这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感受。”诚哉斯言，于我心有感焉。幸福就在当下，用心体悟，生活中处处都有不期而遇的小确幸，它们都是生活中小小的幸运与快乐，是流淌在每个瞬间稍纵即逝的美好。



美食街品一口乡愁

| 贺彦豪

华灯初放，美食街上灯火摇曳，人声嘈杂，门口牌坊巨柱题写的“此处有家乡风月，举杯皆故土人情”诗句十分醒目。沿街两边是具有闽南特色的仿古建筑群，错落有致的楼台馆所尽是屋脊高翘，雕梁画栋，美轮美奂，这是一个大众化美食的好去处。

行走在美食街，只见闽南风味小吃店与大牌档鳞次栉比，那诱人的炒爆炸焗烧焗焗香味扑鼻而来，色香味浓，令人垂涎三尺！其特色美食与闽南古早味，吸引许多慕名而来的美食家，同时迎迓八方远至的宾朋嘉客。

你看，一条数百米长的街道上车辆穿梭，行人往来不断，像潮汐般涨潮与退潮……他们在寻找这条街上不被遗忘的美食。我看见人潮涌动中有青春朝气的年轻人，也有步履蹒跚的老人和天真活泼的孩子，慢悠悠的“小黄人”驮着甜蜜的情侣，电动车载着三口之家；汽车驰过街道，灯光交织成一幅喧嚣而美丽的影像。微风吹拂，灯火斑斓，市声鼎沸，美食街的夜晚比白天更红火、更热闹。

行走在美食街，无论是哪一种心情来这里聚餐的人，还是请客赴宴的朋友们，一眼望见，牌坊上题写的诗句“品人物说古今饮他几杯，小天地大场合留我一席”。总会使人勾起舌尖上的记忆。那早早来临的夜色给美食街抹上一层绚丽的色彩。

“嘎”的一声，前面一辆红色轿车停在一家“姜母鸭”店门口，把这条原本并不宽阔的街道拥堵了。车上走下几个西装革履的侨胞，年轻人问白发者：“阿公，咱们去尝一尝家乡美食好吗？”白发老人爽快地答应了。走进这家闽南风味小吃店，这里早已宾朋满座，仅有的10余张餐桌上，盘餐樽酒，人声喧哗。他们找了个座位坐下开始点菜。服务员们忙碌地穿梭于食客之间，把小吃店做成“大生意”。

你听，一阵一阵的吆喝声，此起彼伏，紧催服务员上菜；然而最忙碌的还是掌勺师傅，以灵巧的双手不停地舞动着色彩的日子，一口旺旺的炉火映红了古铜色的脸庞。滚烫的油，芡粉猪排骨，油炸时，铁锅发出吱吱作响声；彤红的火，炖姜母鸭的砂锅，不时飘溢出一股香喷喷的味道；面对几口小炒鼎，掌勺师傅手脚利索，勾起菜肴，不一会儿，一道一道美味佳肴便端

上桌来。

一桌美食，满怀乡愁。对于远渡重洋、背井离乡的海外侨胞来说，吃着地道的家乡菜、喝着香醇浓郁的家乡酒、回味着没有温饱的生活，仿佛回到童年时光和那难忘的日子。“蕃客西来，尽有奇珍惊海北；晋人南渡，曾拂乡味过江东。”白发老者遐想风味小吃，痛饮着，喝下思乡之苦，喝下对故土的情感；一念之思，陶醉在这喧闹而迷人的夜晚，沉醉在这幸福而快乐的夜晚。他告诉孙子：“孩子，你可知道吗？我们吃的这一盘是安海土笋冻，那一盘是石狮甜糕；这一道菜叫永春白鸭汤，那一道菜叫洪濑鸡爪……这家乡美食可是我舌尖上的乡愁啊！今后，无论是走遍天涯海角，还是身居他乡异域；也不管是腰缠万贯，还是穷愁潦倒，都不忘家乡，不能忘本。”阿公的话犹如醍醐灌顶。其实，只要来到美食街品一口古早味，总会有一缕浓郁的乡情萦绕在心头。正如女词人李清照所云“故乡何处是，忘了除非醉”。

难忘今宵。在这个热闹而非凡的夜晚，海外侨胞祖孙在美食街聚餐吃美食，尽管宴席上没有什么山珍海味，美味佳酿，却享受到故乡给予的一份挚爱和一份乡情。而今，阿公再次品一口古早味；那滋味，如同一杯酸酸甜甜的山楂酿，开胃解腻，越吃越爱吃，这是记忆中的味道吗？是的，每一个人都热爱自己的故乡，但身居异国他乡的侨胞更喜爱家乡这古早味，因为它还是怀念中舌尖上的乡愁啊！



故事会

我的乡下朋友

| 曾耀文

我这个人不善于交际，也不爱交朋友，历来独来独往的，只和几个玩得来的同学和发小有来往。不承想，前年发生了一桩交通事故，我摔断了脚，住院治疗10多天，结交了同病房的乡下人平。平的儿子患有小儿麻痹症，做了手术，平陪伴照顾儿子跟我同住一个病房。聊着聊着我发现和平聊得来，很多观点也不约而同，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这也是一种缘分吧。老婆做饭带来医院给我吃，我吩咐老婆多煮一份给平的儿子吃，平的儿子瘦巴巴的，要多补充营养才会好得快。平的老婆回家，平交代她自家栽种的菜、水果带一些来送我，我谢绝不要，平生气地说：“自己栽种的菜又不值钱，客气什么呀。”我只好收下了。

后来我们先后出院了，双方还经常通电话保持联系。突然有一天，平打电话给我，说来城里办事，想来找我，就在我楼下。我接完电话立马下楼去接他。只见平挑了一担菜，我问他：“你是来城里卖菜的？”平说：“不，顺便带一些菜给你。你们城里人什么副食品都要买，不仅贵，而且没有自己栽种的好。”我说：“这么多也吃不完啊。”平说：“你慢慢吃，不会那么快烂掉。”我特地挑了好几种蔬菜，吃不完也可以分给邻居。只见筐里有冬瓜、花菜、大白菜、萝卜等。

我和平好久没见面，见了面感觉很亲切，天南海北聊开了，有说不完的话题。我

叫老婆多做几个菜，留平吃午饭再走，还喝了点小酒。临走时，我又把亲戚送给我的两包茶叶和一瓶酒转送给平。平不肯要，我生气地说：“你不要，那我也不不要你的菜。”平只好收下了。

平走后老婆生气地说：“人家都是跟当官的、当老板的交朋友，你倒好，跟一个农民交朋友，他送些不大值钱的菜，你回馈他茶和酒，亏了好几百元。”我反驳道：“哪能这样算？势利眼，交朋友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吗？”老婆都是跟官太太、老板娘交朋友，因此，反感和平交朋友。

后来，老爸病了要做手术，急需五万元，家里一时没那么多钱，只凑到两万元，还差三万元救命钱，正焦急着，这时平来了，他一手提着一蛇皮袋里的地瓜粉，一手提着一大塑料袋花生。

我一边泡茶招待平，一边对老婆说：“你打电话给局长夫人和老板娘，看能不能帮忙，挪用一下以解燃眉之急。”老婆打电话给局长夫人，但是局长夫人凑巧想换一套大房，手头没有现款。老婆又打电话给老板娘，丽碰巧要付一笔货款也没钱。在一旁的平说：“你们是不是急着用钱？”我只好告诉他，老爸急着做手术还差三万元。平说：“我刚好有一笔定期储蓄三万元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，先当作活期储蓄领出来借你。”我说：“这怎么行呢？你亏了利息？要不，利息我补给你。”平说：“跟我客气啥？我们是兄弟啊，兄弟有难必须帮，救人要紧！”

第二天，平果然来了，一进门就递给我三沓钱，让我先拿去应急。我紧紧抱住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好兄弟，患难见真情！”



初夏村居

| 黄高鹏

石壁垂落汗滴
院庭，敞开襟襟
风，像串门邻居
走了又来
置在兔寮顶上的竹匾
挤满了陈年往事
刹那间都成了零零碎碎的唠嗑
树荫下的鸡，啄食着宁静
几上半盏茶水，像午后的阳光
尚冒着热气
竹榻却善解人意地奉上清凉
蒲扇轻轻滑落
溜出了一群鼾声